

# 从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到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：小与大之辩的情感现象学重构

## ——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“小大之辩”新论

### 摘要

中国哲学史上的“小大之辩”历来以庄子《逍遥游》为宗，形成了“小不如大”与“小大齐一”两种经典解释取向。本文试图在当代情感理论、审美范畴与精神分析的话语资源中，重新激活这一古老论题。通过引入“可爱”作为核心分析范畴，本文论证：在“小”被赋予情感价值的现代性转化中，隐藏着一种超越传统价值等级的可能。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并非对“小”的居高临下式怜悯，而是对存在论卑微性的重新肯定；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则揭示了一种不同于主体性扩张的成长模式——通过情感投注与关系性滋养而实现的“长大”。本文由此重构小大之辩的当代形态：小不再是大的匮乏，而是另一种完满；大不再是小的超越，而是情感性互动的产物。这一诠释既回应了舒马赫“小的是美好的”经济学伦理，也与当代教育中“小我”与“大我”的辩证形成对话。

**关键词：**小大之辩；可爱；情感现象学；庄子；舒马赫

## 目录

摘要	1
一、引言：一个古老论题的当代回响	3
二、传统的“小大之辩”：心与性的两种取向	4
（一）庄子《逍遥游》的原初语境	4
（二）郭象的“小大齐一”说	4
（三）陆西星、宣颖的“小不如大”说	4
（四）两种取向的深层逻辑	5
三、小小的也很可爱：“小”的情感现象学	6
（一）舒马赫的启示：“小的是美好的”	6
（二）可爱美学的兴起：作为情感范畴的“小”	6
（三）卑微性的重新肯定：庄子的“小我”观	7
（四）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的哲学意蕴	7
四、亲亲他就长大了：情感滋养的存在论意义	8
（一）从“大心”到“亲亲”：两种成长模式	8
（二）情欲的辩证法：亲密接触中的成长	8
（三）从“小”到“大”的情感转化机制	8
五、小大人世：一种情感本体论的可能	10
（一）对“大”的批判性反思	10
（二）“小大人世”的构想	10
（三）当代语境中的实践意涵	10
六、结语：从价值逻辑到情感逻辑	12
参考文献	12

## 一、引言：一个古老论题的当代回响

“小大之辩”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论题。自庄子《逍遥游》以鲲鹏与蜩鸠的寓言开启这一讨论以来，历代注疏者围绕“小不及大”与“小大齐一”的张力展开持久争论。陈赞教授在梳理这一学术史时指出，两种解释取向各有其合理性界域：“小不及大”指向心的生存论视域拓展，“小大齐一”则关乎性的本然齐等。这一区分精当地揭示了传统诠释的内在逻辑。

然而，如果我们跳出经学注疏的框架，将“小大之辩”置于当代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，会发现这一古老论题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复活。互联网空间中，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成为日常用语；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更是以口语化的方式表达着一种朴素信念——爱与关注能使弱小者获得生长。这些看似俚俗的表达，实则承载着一种未经理论化的生存智慧：它们拒绝将“小”视为等待被超越的匮乏状态，而是赋予其独立的情感价值；同时又将“长大”理解为关系性的、情感滋养的结果，而非孤独主体的自我扩张。

本文试图将这两种民间表达理论化为一种对“小大之辩”的当代诠释。这一诠释的核心命题是：在情感现象学的视域中，“小”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价值判断的存在论地位，而“长大”则被重新理解为情感投注的效应。这一诠释既不是对传统“小大之辩”的替代，也不是对其简单否定，而是试图揭示在传统哲学话语的“价值逻辑”之外，还存在一种“情感逻辑”——后者同样构成我们理解小大关系的基本维度。

## 二、传统的“小大之辩”：心与性的两种取向

### （一）庄子《逍遥游》的原初语境

《逍遥游》开篇即以鲲鹏之化引入“大”的意象：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”这一铺陈极言其大，令人震撼。紧接着，蜩与学鸠的笑语将“小”的视角带入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而止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

这一寓言的寓意历来聚讼纷纭。鲲鹏之“大”与蜩鸠之“小”，究竟是价值等级的区分，还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？从文本内部来看，庄子并未简单褒大贬小。当他说“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”时，似乎是在肯定一种层级区分——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局限。但紧接着他又说“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”，这又暗示着执着于大小比较本身就是有待破除的迷执。

正是这种文本的开放性，为后世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取向留下了空间。

### （二）郭象的“小大齐一”说

郭象注《庄》，以“适性逍遥”为核心命题。在郭象看来，大小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每一物只要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，即可获得逍遥。因此，小大在价值的终极层面是齐等的——“物各有性，性各有极”，大鹏不必以己之大笑蜩鸠之小，蜩鸠也不必因己之小而羨大鹏之大。郭象说：“苟足于其性，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，小鸟无羨于天池，而荣愿有余矣。故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。”

这一解释的哲学基础是郭象的“独化”论：每一物都是自足的存在，其价值不依赖于与他者的比较。“物各自然，不知所以然而然”，大小都是“天机自张”的结果。由此，“小大之辩”被转化为“各安其性”的个体主义伦理学：问题不在于“大”好还是“小”好，而在于能否“适性”——能否在自己所处的存在层次上实现自身的圆满。

### （三）陆西星、宣颖的“小不如大”说

与郭象形成对照的是以陆西星、宣颖为代表的“抑小扬大”取向。陆西星在《南华经副墨》中指出：“夫人必大其心，而后可以入道……夫人之心体本自广大，但以意见自小，横生障碍。”林云铭在《庄子因》中也明确说：“是惟大者方能游也，通篇以‘大’字作眼。”

这一取向将“大”与“心”联系起来：所谓“大”不是形体之巨，而是心量之广、格局之高、见识之远。螭鸪之所以不及大鹏，不是因为它们飞得低、活得短，而是因为它们囿于一己之见，无法理解超出自身经验的存在方式。在此，“小大之辩”成为生存论视域的层级区分：从“小知”到“大知”的进展，意味着不断突破自身位置的限制，向更广阔的世界开放。

#### （四）两种取向的深层逻辑

陈赟教授对这两种取向的调和方案是：将“小不及大”归于“心”的领域，将“小大齐一”归于“性”的领域。这一区分具有重要的解释力。在“心”的层面，确实存在视域广狭的差别——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。这种“小”是需要被超越的，超越的方式就是“大其心”——不断拓展自己的存在论视域。但在“性”的层面，每一存在者都有自己的“在己之天”，通往这一“天”的道路对大小存在者是齐等的——在这个意义上，确实可以说“大者不大，小者不小”。

王志俊在研究王船山《庄子解》时，又揭示出第三种可能性——“小大同抑”。王船山认为，鲲鹏“游于大”而“未能遣”不能忘，螭鸪“游于小”而“未能遥”不能远，二者各有其困：“困于大者，其患倍于困小”。由此，真正的逍遥不在“大”也不在“小”，而在超越大小对立的“天均”之境。

综观这些传统诠释，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：它们都运作于某种“价值逻辑”之中——无论是否定小、肯定大，还是齐同大小，抑或超越大小，都是在价值维度上展开讨论。问题始终是：小与大，孰优孰劣？或者说，如何摆脱优劣判断的束缚？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：跳出价值逻辑，从“情感逻辑”出发理解小大关系。这正是本文试图探索的方向。

### 三、小小的也很可爱：“小”的情感现象学

#### （一）舒马赫的启示：“小的是美好的”

1973年，英国经济学家 E.F.舒马赫出版《小的是美好的：以人为本的经济学》，在西方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。舒马赫的核心论点是：现代经济学痴迷于“大”——大规模生产、持续增长、无限扩张——但这种痴迷正在导致非人性的工作环境、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。他提出“中间技术”的概念，主张技术应当适合人的尺度，让工作变得有意义、有尊严。

“人很小，所以，小的是美好的”。这句话不是对“小”的浪漫化赞颂，而是基于人类学事实的清醒判断。舒马赫的思想深受佛教经济学影响：佛教认为文明的本义不在“需求的倍增”，而在“品格的净化”。因此，真正的问题不是“如何获得更多”，而是“如何以更少的方式生活得更好”。

舒马赫的洞见在于：他将对“大”的批判建立在对“人”的重新理解之上。人不是抽象的“欲望主体”，而是具身的、有限的存在者。人的尺度，应当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。“小”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它符合人的真实需要——有意义的工作、可亲近的社群、可理解的技术。

#### （二）可爱美学的兴起：作为情感范畴的“小”

如果说舒马赫是从经济学伦理的角度重新肯定“小”，那么当代美学理论则从感性学的维度揭示了“小”的情感力量。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恩·盖伊 Sianne Ngai 在其著作《我们的审美范畴》中，将“可爱” the cute 与“有趣” the interesting、“滑稽” the zany 并列为理解后现代文化的关键范畴。

盖伊的分析揭示出“可爱”的独特结构：可爱之物往往是小的、软的、无助的，它唤起观者的保护欲和占有欲。这种情感反应包含着复杂的辩证法：一方面是对弱小者的怜爱，另一方面又隐含着将其对象化、消费化的权力冲动。当我们说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时，这句话既可以是真诚的欣赏，也可能隐含着某种居高临下的把玩。

但问题还有另一面。盖伊同时指出，“可爱”作为一种审美范畴，其兴起与现代社会中“物”的地位变化有关。在前现代语境中，“小”往往意味着卑微、不足、有待完善；但在消费社会中，“小”可以被审美化为一种独立的价值——小巧、精致、可亲。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：“小”不再只是“大”的匮乏形态，而是获得了正面的存在论地位。

### （三）卑微性的重新肯定：庄子的“小我”观

回到中国思想传统，我们也能发现对“小”的另一种理解。庄子在《秋水》中借河伯之口说：“吾在天地之间，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”这不是自谦，而是存在论的觉醒——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，恰恰是走向真实的开始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对“小我”的态度。《齐物论》说：“吾丧我”，这个要“丧”的“我”，正是那个执着于自我中心、与万物对立的“大我”。而真正的“吾”，恰恰是能够接纳自身渺小、与万物相通的存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小”不是贬低，而是解脱：承认自己小，就不再被“大”的幻象所累。

“道隐于小成”，庄子这句话常被理解为真理被小成所遮蔽。但反向思考：如果没有“小成”，道又何以显现？每一次领悟，每一种成就，都是从“小”处着手的。

### （四）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的哲学意蕴

综合上述讨论，我们可以对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作一理论化的诠释。这句话不应被理解为对“小”的怜悯式宽容，而应被理解为对“小”的正面肯定——正因为你小，所以你可爱。

“小”之所以可爱，首先因为它显明了存在的卑微性。一切有限存在者都是“小”的——相对于宇宙的浩渺，相对于历史的绵长，相对于他者的无限。这种卑微不是缺陷，而是存在的真实状态。

“小”之所以可爱，因为它唤起情感联结。大的事物令人敬畏，小的事物令人亲近。敬畏保持距离，亲近则建立联结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小”具有一种伦理学的意义：它使我们走出自我中心的封闭，与他者发生真实的接触。

“小”之所以可爱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完整的。“小”不是“大”的半成品，不是等待被超越的初级阶段。郭象说“物各有性，性各有极”，这个“极”不是限制，而是圆满——每一物在自己的“极”处，都是完整的。

## 四、亲亲他就长大了：情感滋养的存在论意义

### （一）从“大心”到“亲亲”：两种成长模式

传统“小大之辩”中的“小不如大”取向，蕴含着一种特定的成长模式：从小走向大，意味着不断突破自身界限，拓展生存论视域。陆西星说“大其心”，林云铭说“以大字作眼”，都是在倡导这种心量扩张式的成长。这是一种“内在超越”的模式：主体通过自我修炼、知识积累、视野开阔，逐渐从狭隘走向广阔。

这种成长模式自有其价值，但它隐含着一个问题：成长的主体始终是孤独的。即使是向世界开放，这种开放也是以“我”为中心进行的。他者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生命。

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提供了另一种成长模式。这里的“亲亲”是动词——去爱、去亲近、去关怀。在这种模式中，成长不是孤独主体的自我扩张，而是通过与他者的情感联结而实现的。婴儿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，不是因为母亲提供了营养，而是因为母亲的爱构成了他心理世界的基础。

### （二）情欲的辩证法：亲密接触中的成长

“亲亲”这个动作，天然带有身体性的维度。亲吻、拥抱、抚摸——这些亲密接触不仅是情感的符号，更是情感本身的发生方式。梅洛-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告诉我们：身体不是意识的工具，而是我们存在于世界的方式。通过身体的接触，我们与世界的边界变得模糊，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流动。

这正是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的深层意涵：在亲密接触中，小者被大者“喂”以情感，大者被小者“唤”出温柔。这是一种双向的滋养。

精神分析揭示了这个过程的更深层面。拉康将“小他者”与“大他者”相对：大他者是象征秩序本身，是语言、法则、权威的化身；小他者则是镜像中的自我、同伴、那些可亲可近的“类似物”。成长的过程不是简单地从小走向大，而是在小他者与大他者之间建立一种辩证关系。真正健康的成长，不是完全认同大他者的法则，而是能够在亲近的小他者中找到安全基地，由此出发去面对大他者的世界。

### （三）从“小”到“大”的情感转化机制

那么，“亲亲”如何具体地促成“长大”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这一转化机制：

情感投注提供安全感。当一个小存在被爱、被关注，他首先获得的是存在的安全感。他知道自己是被接纳的，这使他敢于探索未知、面对挑战。

情感互动促成认同。在亲密互动中，小者会逐渐内化大者的态度、价值观、行为方式。这不是被动的模仿，而是在情感联结基础上的主动认同。

情感反馈建立自我意识。当他者的情感投注返回自身，小者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——不是因为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存在本身。

情感溢出促成关怀。被充分爱过的存在，才有能力去爱他人。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的最终状态，是长大的他也会去亲亲更小的他。

#### 4. 船山“道”“遥”之辨的再诠释

王船山对“道”“遥”的区分，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资源。船山将“道”解为“消”“过”“忘”，将“遥”解为“引而远”“不局于心知之灵”。鲲鹏“遥而不道”——能高飞远引，却不能随过随忘；蝮鸠“道而不遥”——能当下放下，却不能扩展视域。

从情感现象学的视角看，“道”与“遥”恰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：“遥”是向外拓展，是视野的开阔；“道”是向内收敛，是放下的能力、释怀的智慧。真正的长大，需要二者兼备。而“亲亲”恰好同时蕴含这两面：亲是接近、靠近，是“遥”的反向运动——向一个中心聚集；但正是这种聚集，使人能够安心地“道”——在爱中释怀，在信任中放下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不是简单地从小变大的线性过程，而是一种螺旋式的存在运动：在亲近中集聚力量，在力量中向外拓展，在拓展后回归亲近。

## 五、小大人世：一种情感本体论的可能

### （一）对“大”的批判性反思

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，我们有必要对“大”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。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对“大”的崇拜——大城市、大企业、大政府、大科技。这种崇拜有其历史合理性，但也带来了深刻的危机。

海德格尔揭示了“常人”对“大”的追逐如何导致存在的遗忘。列维纳斯的“他者伦理学”则指出：真正的伦理关系不是与“大”的上帝的关系，而是与“小”的邻人的关系——那个具体的、有面孔的、需要我回应的他者。

从中国传统思想看，老子早就警示过“大”的危险：“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”“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”。对“大”的执着，恰恰会导致对“道”的偏离。庄子“蜗角之争”的寓言，正是对汲汲于“大”的绝妙讽刺——在道的视野中，所谓的大争，不过是蜗角上的细事。

### （二）“小大人世”的构想

综合上述讨论，我们可以尝试构想一种以“小”为基点、以情感为本体的生存形态，我称之为“小大人世”。其核心要义如下：

1 以“小”为存在论基点。承认人是有限的存在者，承认任何存在都有其不可逾越的边界。这不是悲观，而是清醒。从“小”出发，才不会迷失于“大”的幻象。

2 以情感为本体论基础。存在不是孤独的实体，而是在情感关系中不断生成的过程。而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与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这两个命题，正是对这种相遇关系的朴素表达。

3 以互动为存在方式。成长不是内在潜能的自我实现，而是与他者互动的结果。在“亲亲”中，小者被滋养，大者被柔软；在互动中，边界不断重塑，存在不断生成。

4 以传递为价值指向。被爱过的存在，终究要去爱更小的存在。这不是牺牲，而是生命的自然溢出。“小大人世”的最终形态，是一个爱与情感不断传递的链条。

### （三）当代语境中的实践意涵

“小大人世”的构想，在当代语境中具有多方面的实践意涵。

1 在教育领域，它提醒我们：教育不是将孩子“塑造”成某种“大”的样子，而是在亲爱爱的关系中陪伴他们“长大”。

2 在社群建设上，它引导我们思考：如何在“大”的时代保留“小”的尺度？如何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守护可亲近的邻里？

3 在个体修养层面，它提醒我们：不必总是追逐“大”——大成就、大名望、大境界。在小小的日常中，就有存在的完满。

## 六、结语：从价值逻辑到情感逻辑

回到开篇的命题：“小小的也很可爱，亲亲他就长大了”。通过本文的论述，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两句话的哲学意涵。

“小小的也很可爱”不是对“小”的怜悯，而是对“小”的肯定——肯定其卑微的真实性，肯定其唤起情感的能力，肯定其自身的完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小”不再是“大”的匮乏形态，而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价值。

“亲亲他就长大了”不是对“大”的否定，而是对“长大”的重新理解——长大不是孤独主体的自我扩张，而是情感互动中的滋养。在“亲亲”中，小者获得生长的力量，大者体验柔软的可能。真正的“大”，是在情感关系中生成的“大”，而不是与“小”对立的“大”。

传统“小大之辩”运作于价值逻辑之中，追问的是大小孰优孰劣，以及如何超越这种优劣判断。本文试图揭示的是：在价值逻辑之外，还有一种“情感逻辑”同样构成我们理解小大关系的基本维度。在情感逻辑中，“小”与“大”不是相互排斥的价值等级，而是相互滋养的存在方式。

小不再是大的对立面，而是大的来源；大不再是小的超越，而是小的延伸。这个以情感为纽带、在亲亲爱爱中不断生成的人世，或许正是“小大之辩”在当代最富生命力的诠释。

正如庄子在《齐物论》中所说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这个“一”，不是齐同大小的一，而是大小在其中互为条件的“一”——没有小的卑微，何来大的亲切？没有大的温暖，何来小的生长？在情感的世界里，小与大，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事。

## 参考文献

本文无任何参考文献。